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叁

曹雪芹　高鶚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卷四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遭五鬼　通靈玉蒙敝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便是聽將園曲子光景驚噩夢）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卻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嚇醒過來。方知是夢。（便是驚噩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賈芸是寶玉影身寫寶玉處只須如此）一時下了窗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趿了鞋。走出了房門。只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兒。見西南角上。游廊下。欄干傍。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一幅好畫圖海棠所遮隱指黛玉影身）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

如此而止絕不奪主）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必是他叫歸紋黛大章法）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那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所借之物戒多口也）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烟橋。（翠烟猶言綠影擡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擱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這這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情情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中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虛虛一案）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的夫人壽誕。（將入馬道婆案因以王子騰夫人作影映馬之奔騰也）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王夫人的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諷誦。（不能自鎮空寫金剛適以招邪而已）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拏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燭。（出玉釧與金釧對照）又說金釧擡了燈亮兒。衆了環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叫倒茶乃彩雲忽又說彩霞倒茶與他）因向他情情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又設一案即情悟梨香院意見人各有所着也而又生出若干文字總見賈王夢夢）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擄抄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遠遠兒是揉搓一會子閣上酒來。還不在這裡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

拏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是在王夫人身後說）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嚷給誰聽）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親亟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以色之妬入財之妬為魔魔作引）只聽寶玉唉喲的一聲滿屋裡人都嚇一跳連忙將地下的蠟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面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形容言語八面俱到）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帮着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先見油後見泡小處亦入細）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這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寫得好）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要也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自聞牡丹亭曲以後之寶黛是這等寫法妙在有步驟）只瞧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晚間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近瞧瞧寶玉卻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潔字一提而妙入微細）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的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寫得又好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入題○馬言其為馱馬而在道則奔馳放逸不可收挽是正狀心之放蕩乃貪財好色者所自招）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唧唧噥噥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形容得出）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是何佛經人心而已）大凡王公鄉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捉狹鬼跟着空便擠他一下或撞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盌來或着坐推他一咬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并多有長不大的（其言詭譎而寓意存焉）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道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邪暗祟（隱一正字）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泰再無撞着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

施主願心。容一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王妃誥命供奉的。安南郡王府裏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絕倒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為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見一思忖連忙改說形容入細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像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拏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未寫魔魔先設此段文字定賈母罪案見鳳姐之財寶玉之色因財色而招那魔皆賈母縱之使然也問之信之伊誰咎與警省居家者不少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閒安閑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鞋那通言他自粘那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一歎便是拈那你瞧那裏頭。那裏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披在懷裡。不解巨細兼收並蓄趙姨娘又問。前日我又一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一時常來上供。補筆寫愚婦人已到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戲心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得上這座裏那一個兒。實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放鬆寶玉財色各有專屬非關鉛趙姨娘也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專在財字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遂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形容盡致恍見恍聞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遂敢把他怎麼樣呢。又像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麼樣。暗裏也算計了。遂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便是方才賈母一問一墜入處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遂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說。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遂猶可。若說謝。我遂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些了。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遂怕不是我們的。是兩人是家私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遂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拏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了頭也支開。賈府了頭都有體面而趙姨娘惟有小了頭同室無是理也則邪由自招無所謂魔魔耳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拏了些出來。並體己的散碎銀子。又寫了一張五十兩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拏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拏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拏剪子絞了兩張紙人兒。遞與趙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絞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拏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一段商量乃畫鬼筆寫得又圓到又支離文字絕有斟酌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卻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閑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鵑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繞出的新筍。不覺出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忽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念茲在茲信步二字真只見幾個丫頭笤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遂好麼。我上文送茶乃本石姻緣大生發處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著。寶玉道。我嚐了不好。是終不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他好也是只是沒甚顏色。施之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夾物夾傷也與苗也香羅同一來路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遂不如我們常吃的呢。常吃的好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麼樣的。其實意欲好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拏了去吃罷。其意亦實欲與共好鳳姐道。我那裏還多著的呢。黛玉道。我叫了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何事何物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刻刻留心者其言如此太阿倒持矣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得閒而入而全書茶字作用明出眾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話。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話。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寶釵亦在內說著又啐了一口。心許之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聲口曲肖其處深矣是乃鳳姐通播寶釵不能不殺黛玉處蓋全玉姻緣鳳主之主於黛提門戶其實主于財耳黛玉孤寒在此數語而聽著且為暢心滿意也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遂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著。站起來拉住。是能堅忍其謀意矣繞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眾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了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出去的無實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留住的又無寶釵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聲情俱妙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仍無寶釵特設疑陣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這已是黛玉不覺又紅了臉。

掙著要走。（數語抵多寶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咳。阿彌陀佛。寶玉魔魔一段以黛玉念佛結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少情談）口內亂喪。盡是胡說。黛玉並眾丫環都嚇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必夾寫此人狀意為弄騰也）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拏刀弄槍。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嚇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眾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並璉蓉芸芹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人。上中下人等。並了環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必持刀為利守映）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就要殺人。眾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是引進劉老老之人）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中著忙。當下眾人就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妖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伏此）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虛寫）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炭。在床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財色總會之處）著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著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賈赦賈政都寫得卻好）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一路寫來拉拉雜雜各人各事無不通肖到此作一小束便不散漫）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說究竟又起下半回而中邪如畫）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裡也受罪不安。（其言已若自首）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淫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一夢破）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嚇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亦是賈母受魔魔處而聲情雙絕）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裏越發著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知。心如刀刺。一發哭著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兩見天翻地覆劉老老隱至矣）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昔同懺悔大眾回向是書來意）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

癩和尚。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麼模樣。情經情緯明一登場一癩一跛所謂天缺地陷故各以詩重頻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臜更有一頭瘡。重無住二字末句是今日之寶玉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卻在蓬萊弱水西。重何處二字二句與上詩末句同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因有兩個人中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是人固有不假外求賈政心中便動了。此機莫失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請問看官是演大學否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從解冤解結起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下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又哄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是令日語可美你當日那段好處啊。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煆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全詩演無極而太極之旨第三句言既通靈急須煆煉陰陽判是非分只爭一間耳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況酣一夢終須醒。　冤債償清好散場。見此魔魔寶所自取通靈之失豈在今日色之冤財之債當醒矣語意自明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但能一念便是通靈其如褻瀆旋至也何懸於卧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是省不可令陰人冲犯。是抑陰三十三日之後。參江錯綜悉成天數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後天以脾胃為主在心為意有意為誠妙有微旨○書中每以吽吃飯作結即是此意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放心一點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林黛玉先念一聲佛。前念佛魔魔與此念佛魔魔滅正通靈消息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用他問乃懺悔寶釵也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寶釵此時此語意也面子自從容不迫一時林黛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總歸一處一面說話。一面撇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大段黛玉本傳也。上段為寶釵文字。串入鳳姐彈妬意。為魔魔伏根。此段黛玉文字。亦串入鳳姐逢五鬼。為魔魔立案。見財之害人。與色正等。

此回文意當串看。魔魔即豪敵。豪敵即五鬼。與馬道婆無涉。皆一心所自為。看發作在黛玉念佛時即見。而其時李鳳周趙出去。

悉一一寫明。而獨無寶釵下落。則寶釵同黛玉共為蒙蔽。共為魔魔而已。遇雙真來一詩明白點出

護花主人評曰。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嗔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為趙姨咒詛根由。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鳳姐之鋏檻。奇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魔魔。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為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央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央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指小人以為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聲來。

此回寶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為後來報應證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為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大某山民評曰。

彩霞眼注三爺。而與二爺淡泊相遭。彩霞非無目者。亦以齊大非偶。且捷足甚多。不如降格以就蓬篠不殄。為燕婉之求。鄙語曰。與其合偷牛。孰若獨偷狗。此異乎人情。而自深其情者也。

天下之最苦最惡。最無能最不懂者。無過趙氏。不意政老與之生環兒。更不意先能生探春。

此回書是在壬子年三四月間事。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得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乃回大觀園去。（仍回大觀園仍為清園而已三十三天氣運一周陰從此滅復從此生故緊接賈芸小紅賢黛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常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來了。也在這裡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遂漸而來漸字當著眼）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前云不令陰人冲犯此云用不著男人而賈芸仍去種樹可見此陰即在男人非人自人陰自陰也其如人各不種樹何）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預不決。神魂不定之際。（便是五鬼）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往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注蕙嘉會也既遇雙真即當同向此嘉會也）

笑道我好造化繞在院子裡洗東西是洗東西所謂滌其舊染之污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正是寶玉黛玉茶葉之葉五兒所由逢雙真所由遇花大姐姐第一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錢全也泉也但能識得佳會可以各全性命而不枉入黃泉也正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所全無數你替我收著替字暗點黛玉影身便把手帕子打開一映把錢倒了出來小紅總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一五一十中央成數土也便是知道錢了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歸省請一個大夫來瞧瞧自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甚麼所謂不悔自家見識所謂墜兒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明說也是一樣作者明說暗點惟恐觀者不知小紅為黛玉影身如此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言下點悟便是嘉會閒得悚然小紅道怕什麼遠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是黛玉究竟乾淨字特提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之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想了一會曾子是眼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警醒就像昨日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遂香了願教把跟著的人都撥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與寶釵做生日讓點戲諸光景都在這裡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遂能比他呢特提襲人乃是寶釵見其籠絡諸人心悅誠服也別說他素日的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一轉語妙無敵只可氣晴雯綺霞晴雯又賓綺霞正小紅一路影身乃是反言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有老子娘為寶玉說究竟眾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氣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為寶釵說究竟誰守一輩子呢為黛玉說究竟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遂管誰呢為眾人說究竟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從此感動嘉會方長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正該大哭而勉強笑三十三天得一嘉會枉得了也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遂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房子衣裳設言蒙蔽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熬煎二字正說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一路問答寓意深遠而兩兒女喁喁絮語如見如聞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是小了頭手裏拏著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著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慫下饅頭等你你怕冷了不成趣語仍吃飯也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適言晴雯綺霞矣此便是他的時花樣同小紅共一影本也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花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了去了凡此花樣都入他手便向佳蕙道你去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指明令其自取○箱子亦籠絡之物悉有映射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遂坐著閒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方入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寫上半回而必從寶釵處起乃照顧大章法剛至沁芳園畔只見寶玉奶娘李媽媽從那邊來追筆用此人乃又一嘉會是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是

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麼打這裏來。李奶奶站住。將手一指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一雲雨迎這會子過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聽者有意。惟恐其不當真也。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惟恐不進來也。而正意存焉。李嬤嬤道。他又不傻。為什麼不進來。語妙。小紅道。既是進來。是你老人家。該剔同他一齊兒來。冀得單遇。回來叫他一個人亂嚼。可是不好麼。李嬤嬤道。我有那個大工夫和同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了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了頭子隆兒。隆逢也。徑情一往又泥溺不返之意。小紅道。那裏去。隆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徑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此橋名目即從上回逢五鬼出言逢妖也才遇雙真旋復魔魔猶只見那邊隊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妝著和隆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衡蕪院去。真真寫得出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著隊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隆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了芭蕉。那邊有兩個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縷新鮮花樣。福扇上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為寶玉影身故怡紅快綠一切處所從他眼中更寫一過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個四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了。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如將獅子林正是迷心處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此鏡在所必點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了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其如此帳全不可銷花不可撒徒喚奈何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靠著鞋。倚在牀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在書房裏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了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揪那了環。細挑身子。長容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細綾摺兒裙子。若或見之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把那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了鬟。知道是襲人。叔賈芸入怡紅所見第一人亦必是他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便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面坐下吃茶。（關目口白一切道地而必從吃茶起直註寶黛）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盈。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著他說。（都是魔魔中物而形容紋殘恰是既能詳又能畧）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若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腳步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才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打到正主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是裝和墜兒說話時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有他拿什麼謝我。（小鬼頭說話如聞）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必以帕為聯合者乃寶黛大關目處則二人影身萬不能移置他處）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寶玉送黛玉的手帕原是舊的）向墜兒就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已伏下文）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了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大關照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皆本回因字生發）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携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威糾。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自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鹿乃夢中物設賈蘭射鹿正欲喚醒春困痴人而又使賈蘭不久冷落）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拏著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不即不離）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漏呢。說著順著腳。（念茲在茲順著腳與上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有不期然而然者）寫寶玉信步走入。（信步同黛玉信步同一寫法）遇對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意閑筆閑是好光景而此幽香乃自太虛幻境中來）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西廂妙詞倒倩二十三回）統括此大段而情字以該情睡字以點養玉於昏昏其夢沉矣心事和盤托出是謂意淫之主）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癢字下得精刻）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絕妙畫圖乃此書造筆）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閑底兩都到）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

臉。翻身向裏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的身子。明明寫出閒不及亂險極矣○玉生香一回寫得尚是無心此則寫得兩心有不可制止而仍如此而止是為兼美是為乾淨只見了黛玉的奶娘並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這便是古綾被預顧五十四回被凍腐舊套中只只剛說著黛玉即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下半點題已畢那兩三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說著便叫了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是必寫兩三婆個婆子救兵繹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又是畫圖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明明說寶寶寫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你給個榧子吃呢。我聽見了。心情口角形容入微○榧子能殺蟲是從攘字來○用三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就把你們的好茶。倒盌我吃。茶一盌紫鵑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人實在寶釵也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茶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茶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叠被鋪床。是又林黛玉登時擺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拏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前一險是人救之此一險是自救之都是古綾被此是諸八戒語絕非寶玉此兩吐是諸所以為賈雨村言東大昏俱到底面疾忙回來。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緊接大章法說道。快同去穿衣服。老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得就知道了。名嫩敗壞如此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中自猜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這便是焦雷回頭見薛蟠拍著手。就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的。這麼快。春困可醒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絕鈍文字寫寶玉人微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樣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早些出來。就忘了忘諱這句話。改日就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絕倒文字寫者是從薛蟠入微作何說想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五月初一至初五俗謂之五毒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與冷子興同行兩與字括全部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五月初一至初五俗謂之五毒日正在毒中興熱毒鬧合藕合瓜綿敘玉結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猪。夷誅之餘敘玉驚懼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三樣說四樣見蟠之混沌而寶玉有全不顧而有柏靈香也此香真可惜矣那魚猪不遇貴而難得。撇開猪魚有全不顧夷誅之意亦是陵兒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重說瓜藕見非容易諜得皆說寶釵也我連忙孝敬了母親。儼然能孝照顧書旨凡寫薛蟠處有罪人不拏之意然正以重罪寶釵而責賈氏也看前說更壞了十倍意可見○

傷敎斯言如見薛蟠尚能明此何世人並此夢夢也能解此句則嗣後寶琴薛蝌來意都解作者何等忠厚何等期望趕著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儼有親親仁民愛物養等在其胸中正闡明明德之外無書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豈是薛蟠之言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你即我我即你同此心同此理而一路言談設一就霸王便是就霸王到此句直笑不能忍忍一而鬼斧神工一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虛伏蔣玉菡我同你樂一日如何。是其父舞口而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何從而來也又云胡廝賴而即是胡老名公子山野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那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便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七手八脚而見盛設又見是此等排場作擺了半天作者閱歷之多我真不能測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重在此物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絕妙詩談薛蟠道。你提畫兒。提畫兒來是那話兒則一起張字富是辭芸新三字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沒細看妙看官却宜細看也只看落的點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個字。心心相印看官各須理會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麼。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庚黃兩個字。第五回海棠春睡圖是他畫的原其取義之妙已經評出玲瓏剔透矣今說春宮在薛蟠口中又復為意外生情至於了不可思議正不知作者心有幾竅○庚黃猶言人壽無常迅歸黃土六如一證也為大衆言說吃茶說瓜藕而有全者歲之黃乃金色寶釵言是謂畫是謂春宮是謂唐寅號曰伯虎也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是衆人語看官慎勿服花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銀與金映正說著。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馮唐易老神武言其速也則此達迎亦復何必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補筆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父母一提與連忙孝敬母親相映合於逢迎中特留餘地也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出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愜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阿鄉棺材木出在此山彼云漢海是一是二教兔鶻捎了一翅勝。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春除二日所謂易老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沈沉臣家為是四月初三四三四為乞翌日浴佛寶玉究竟我在沈世兄家赴席。是為隆兒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偺們幾個人吃酒聽喝的不樂。尋那苦惱去。補筆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寶玉復得通靈黛玉終為乾淨都是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盃纔是。只是我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向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要緊事是見家父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著不

放。即是五兒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明明說這些年則寶玉果十二三歲人耶美人如戲果然不能逼命。若必定教我領拏大盃來我領兩盃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跕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下。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有情有景寫得如見如聞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熱刺刺的丟不成。撒手就走已是說了看官亦熱刺刺否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人猶預。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曹本一句所謂易老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此會令人難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挂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其實是見賈政福皆本於此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挂肚的等著。你且高興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著。只見寶釵走進來。又緊接是他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著。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這個。難得瓜藕其如福薄何自說究竟說著。了襲倒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又緊接是他的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閒閒。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又緊接是他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不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閃灼。好看異常。暗寫本文生趣與寶玉篤夾看金魚小小對照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閉了。黛玉即便叩門。一自戕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不並問是誰。便說都道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晚有頭債有主而晴雯性氣奴僕口聲都到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了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再自戕戕戕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馮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三自戕晴雯黛玉一人也而埋香塚之泣因此乃一心自戕也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三語寫盡孤寒而鳳姐之所以左黛右釵者即在此如今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其實可憐正是回去不是。站著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此際何堪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抹過中間辭馮一會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寫痴忽歸到下半本文寫痴字入木三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寫出一團鬼氣結住幽情何等心思何等筆乃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世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

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忽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我亦在忽楞楞飛起中文直到飛鳥各投林一曲矣正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魂夢情癡連綴而出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幃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一詩特提顰兒收拾上八回文字詳黛畧敘乃扶陽抑陰本意也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嘎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局勢亦一蜂腰下半發幽情乃黛玉文字上半傳心事亦黛玉文字上半之前設佳蕙一段言語下半之後設薛蟠一番宴會正中間著賈蘭射庶一小段居然蜂腰何等興會何等機杼

上半接遇雙真因指點曰佳會難逢下半遞埋香塚因勸破曰馮唐易老切勿謂落紅之徑情直遂當念庚黃而於生身處早尋出不幸中之大幸也

自二十三回至此回為一大段乃黛玉正傳也以西廂記起以西廂記結絳芸軒裏酬酢固是鶯娘牡丹亭中驚夢原為杜麗相思心事一情直入九幽財色癡人片念都為五鬼瞪起金剛之目庶幾春困早醒抉出蒙蔽之根莫使雙真枉遇茶原自苦藕亦徒甘叔之云亡嫂為多事

護花主人評曰

小紅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卻是後來識語

佳蕙說寶玉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下亦不靈活

小紅同李嬤嬤說話一是有心一是無心妙極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引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獃霸王

馮紫英來而即去正是為蔣伶伏綫

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玉在裏頭說笑其妬其惱真有不可言語形容付之一哭安得不鳥飛而花落晴雯遭忌已於不肯開門時肇端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走到沁芳橋。既在晚飯後。如何還看得池中水禽。或云晚飯頗早。尚是濛濛未瞑時也。然下文院門已關而晴雯有三更半夜之說。則為時已遲可知矣。其斷不能看見水中水禽無疑也。此等亦作者疏忽處。

晴雯移氣於寶釵。復得罪夫黛玉。仗著模樣兒。目中無人。釵黛尚然。何況於衆。其不諧同輩。有自來也。

到底是客邉五字。是黛玉一生受氣。不得發洩處。甚矣依人者之苦也。身為千金小姐。乃遭門外之麾。已是憤填胸臆。矧遇我爭者又適在內。烏能忌而不思耶。

此回是四月閒事。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傷。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閒羞了寶玉不便。深刻之筆因而閒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著門灑了幾點淚。鬼趣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閒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還淚文字將發大端故將為一總先時還有人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真寫得出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明寫一節氣為理香塚兆也二四六皆陰數十土數綜得之二十四數又為天運一周與上文三十三天相對待芒種五月節也四月乾卦純陽既過一陰始進乃成姤象寶黛婚姻必曰未時未字土木相連黛玉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不餞於立夏而餞於芒種三春易過小滿難持人富於生生之机忙思種植莫忘了劉老老也尚古風俗四字重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是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錦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重提特敘花園錦簇令人神往夫誰不說此書熱鬧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總敘諸人寶釵為首主人翁也次三春見光陰迅速中著李紈是為關鍵次鳳姐兩風旋至次大姐宜早為留終以香菱總照一羣薄命而已是大提頓衆了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好筆力好局勢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鬧了他來。入題處是尋黛玉說著。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亦是總頂之筆非必十二個板板整整一齊來也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